思语

让读书回归本义

□ 徐 达

无论何种方式方法和目的，只有回归到获取知识、增长见识、愉悦身心、修养性情的本义，才是真“读书”

中国人历来重视读书。我国自农耕社会以来就有着“晴耕雨读”“耕读传家”的传统，对于古人，读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宇宙、天地、人伦之道，也是跻身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途径。对于今人而言，读书的意义更加广阔，获取知识、获得方法、增长见识、增加阅历、愉悦身心、修养性情，无不能通过读书获取。

不过，关于读书的许多话题也见仁见智。

譬如读书的方式方法。据报道，安徽蚌埠一书店在每个读书座位前摆放写有“您好，请您放下手机，专心阅读”的提示牌；读者如果频繁使用手机，就会受到书店店员的轻声提醒。读书需要安静舒适的环境，公共场合不玩手机以免影响他人，这是应该的，但就读书方式而言，强调读书时一定不能看手机，就未免有些片面。且不说有的读者有边读书边通过手机网络搜索书籍上相应知识点，以解疑释惑、扩充认识的习惯，读书方式本身就应该个性化，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读书法。例如，晋宋之际诗人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北宋诗人苏舜钦读书需以酒佐之；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开创了“复读”“抄读”“游读”的“三读”法，不仅强调读书，还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鲁迅先生读书则有背书、抄书、剪报等多种方法。

同样，时代在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读书方法更应多样化、人性化。无论是阅读纸质书籍，还是电子书刊；是利用整块时间静心阅读，还是挤出碎片化时间浏览，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方法不一、形式各异，但潜心阅读、习得知识却是一样的，这便是读书的本义。

再如，关于读书的目的。有人认为，读书有功利性和非功利性之分，为了升学、求职、晋升等目的而读书，是功利性读书，阅读体验往往乏味甚至痛苦；而兴之所至，漫无目的地读书，可视为非功利性读书，这样才是真正的读书。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其实，升学求职等过程所读的书、习得的知识，未必都是乏味的，读书和获取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考验眼力、脑力、心力甚至体力，需要不断思考和再认识的过程；完全凭兴趣、漫无目的地读书，似乎也未必就能所获甚夥。何况，在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的当今社会，人们很少能有闲暇时间不带或少带目的地读书；加之互联网的普及，微信、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能静下心来片刻读书似乎成为一种奢侈。这种情形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读书，只要是真正为了获取知识，就值得提倡。

时下存在的一种以读书数量论英雄，为了读书而读书，甚至为了炫耀而读书的风气，更值得商榷。例如，据报道，2019年“国际儿童图书日”暨“广州读书月”活动中，广州一8岁孩子以一年借阅书籍1123册勇夺“冠军之星”。近些年，不少地方都在开展读书竞赛等阅读评选活动，评选结果往往以读书多少论英雄。事实上，阅读数量只是一个客观数字，充其量说明一个人读书勤奋、效率较高，并不能代表阅读质量，更不能以此衡量阅读的收获，以及一个人学识的丰博程度。且不论这样读书是否是囫囵吞枣，读书的本义应该是阅读者自觉获取知识或修养身心的过程，不能为了读书而读书，更不宜让读书成为夺取“冠军”、炫耀学识的工具。

无论何种方式方法和目的，只有回归到获取知识、增长见识、愉悦身心、修养性情的本义，才是真正的“读书”。读书回归了本义，孤独也是享受，喧嚣依然平和，浮躁亦能清醒。

责任编辑 李 丹 敖 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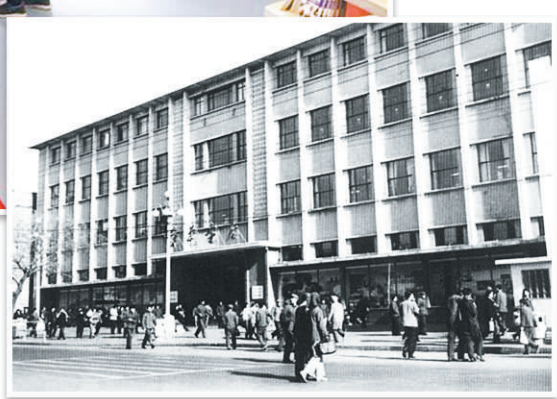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金街书香七十年

□ 张 雪

☞ 今年，王府井书店迎来了70岁的生日。在这段光阴的故事里，它承载了几代人关于读书、关于求知的温暖记忆，成了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愫



上图 “怀中读·阅童馆”亮相王府井书店。 杨 杨摄

右图 1970年扩建后的王府井书店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书店。 （资料图片）

首都北京有条人尽皆知的“金街”——王府井步行街，这条街的南口伫立着王府井书店。

它有新华书店“共和国第一店”之称，在改革开放初期，全民求知若渴的年代，全国各地读者为它而来，不惜挤破柜台，只为求得一本珍贵书籍；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它见证了实体书店最为辉煌的年代，经营面积越来越大，图书种类越来越多，它竭尽所能满足着读者需求；进入新时代，当实体书店集体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它又变成勇于探索转型的行业典型。

今年，王府井书店迎来了70岁的生日，读者们没有忘记，“王府井书店伴随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学生时代，我感谢它，也祝福它。”“王府井书店是我的书库、基地，我能为书店做些什么？尽力而为，作一名志愿者可好？”……在这段光阴的故事里，它承载了几代人关于读书、关于求知的温暖记忆，成了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特殊情愫。

“共和国第一店”

王府井书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它的前身北平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在那年成立。据说开业当日，各界群众和知名人士纷纷前来，踊跃购书。

1950年，王府井大街一栋4层楼房被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买下，这座当时王府井大街上“气势夺人”的高层建筑，成为王府井书店新的栖息之所。上世纪50年代初，王府井书店一跃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书店。

1970年4月22日，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张后的图书大楼正式营业。大楼总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主要经营社科、文教、文学艺术、科技、少儿读物等各类图书，年销售图书3至6万种。

1979年底，艾康明到王府井书店报到，成了一名书店员工。改革开放初期，全民对书籍和知识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渴求，当时出版的图书种类、数量都很有限，根本难以抵挡读者的热情。艾康明回忆，当时最紧俏的是高考复习资料和其他技术考级丛书，“以前卖书都是售货员在柜台里面拿，最夸张的时候，挤得人太多，玻璃柜台直接被挤碎”。还有的时候，书都来不及上架，在门口就被抢光，来晚的读者只能等着第二天书店拉新书来。

艾康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地方的书店还都是“小门脸”，伫立在“金街”上的王府井书店不光气派，而且聚集了全国各地出版社的图书，很多到北京出差的人都要特意到王府井书店逛逛，为自己或者亲朋好友捎点书回去。

艾康明经历了实体书店最为辉煌的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图书出版的种类越来越丰富，王府井书店加快改革步伐，率先和国内多家出版社建立特约经销关系，设立图书专架，并且全面开架售书，让读者体验无障碍选购。“服务方式的改变是适应读者的需要，书的种类越来越多，闭架售书靠售货员拿，根本忙不过来。”

老店新生

1994年的一天，北京市民李振生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一条消息，称王府井书店即将闭店搬迁。他的心里顿时起了波澜，从少年时代起，王府井书店就是他的精神家园，买书、读书都离不了它。

1994年，王府井大街进行改造，王府井书店的去留广受关注。幸运的是，最终，王府井书店不仅得到了保留，而且要建成国家级书店，要成为北京文化地标。

1994年11月13日，初冬的寒气笼罩着“金街”。这是王府井书店搬迁前的最后一天营业日。成千上万读者纷纷前来购书、留言，感谢它在过去45年间向公众奉献了20亿册图书。

2000年9月26日，王府井书店重张开业，以1.7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再度屹立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这个消息，读者们再次从四面八方赶来。

到上世纪90年代末，王府井书店已经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书城。顺应读者的需要，王府井书店已经不仅仅是个图书卖场，它通过每年举办百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满足着老百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首都科学讲堂”活动，两院院士、国际知名学者和各领域专家等不仅为读者们讲述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还坦诚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新时代的王府井书店没有忘记推动全民阅读的社会责任。书店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为依托，努力打造“王府井书店青少年阅读基地”，让青少年“走进书店，亲近阅读”，逐步把书店打造成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先后创立了“享受阅读·让梦飞翔”“书香致远·自在读行”主题读书品牌活动，用“文化惠民”吸引更多人民群众关注阅读；广泛开展优秀图书推荐、作家读者见面会、讲座交流互动、公益捐赠等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依托书店的文化资源，不断提高全民阅读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寻求自我转型

“书非借，不能读也”，看到这几个字，就走到了王府井书店图书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以原木色桌椅和绿意盎然的布置为读者营造着舒适的阅读环境。2018年，王府井书店与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创办了“馆店结合”模式的“王府井图书馆”。

“图书馆的确会增加图书采购量，但我们免费提供场地，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投入和回报只能打个平手。”王府井书店总经理张强说。不过，不能只算经济账。站在实体书店寻求自我转型的大背景下，王府井书店这次张开热情的双臂显得别有深意。

进入新时代，电商兴起、电子书等产品大受欢迎，伴随着知识和信息传播、接受、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实体书店集体陷入了经营困境。

生存压力之下，实体书店纷纷通过提升环境、引入多元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寻求转型升级切入点。这次“馆店合作”正是王府井书店转型升级的重要尝试。张强介绍，比书店硬件改造更迫切的是对书店的经营内容进行全新定位，“我们要从单一的图书综合大卖场向文化生活空间转变。”图书馆的引入在此时显得顺理成章，“我们希望图书馆本身，以及依靠图书馆开展的系列文化活动能为书店带来更多客流。”

2019年，另一项全新的尝试“怀中读·阅童馆”在书店亮相，全馆营业面积约1300平方米，经营幼教启蒙类、故事绘本类、科普读物类等图书近2万种。馆内设有读者休息区、自助查询机、自助收款机等服务设施，和原有少儿阅读区相比，“怀中读·阅童馆”从环境设施、业态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改造升级，融入了文化沙龙、亲子互动、主题空间等文化生活元素，拓展了阅读服务效能。

光影

汉调桄桄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剧种，是中国传统剧种之一。其咏、白、唱、念的发音，均以汉江上游方言音调，特别是汉中、南郑的群众语音为基础，既保留了秦腔高亢激越的特点，又吸取了陕南地方音乐悠扬委婉之长，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目前，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桄桄剧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调桄桄稀有剧种的唯一专业演出团体。

高兴贵图/文